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四號

據

清乾隆二十七年纂
朱珪修李拔纂
光緒六年重刊
本

影印

福建省

福寧府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6/6175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福寧府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四)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禮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其技、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質。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參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畲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福壽齊眉

光緒庚辰
仲冬訖功

重刊福甯郡志序

州郡之志責在守土之人
歷年既久板籍散亡議增
修則力有未逮聽棄置則
心有不妥不得已而補苴
之惟重刊為差善福甯舊

為州、有志自前明隆萬
以來百餘年未有修者我
朝雍正十二年升州為府志
仍沿舊乾隆己卯年川西
李君拔來守是邦始重修
之竭數歲之力而成區為

十二門條分縷析一變舊

志之陋疆域中增海防一
條詳攷而為之說當是時
國家承平海氛靖息而李君
拳、加意於海防其思深
其慮遠矣同治甲子余權

斯郡求李君之志存本已
甚字畫又漫漶思增葺之
而不果去歲季春之閏奉
檄重来則原書僅存二三
部板已散失嗟乎余昔領
郡時至今十數寒暑耳而

遺失廢棄一至於此若復
數年併此僅存者而亦止
之後之人雖欲徵文考獻
按山川之險要為牖戶之
綢繆又將何所依據乎集
紳士而商之僉以經費告

大為辭又適修

文廟費已鉅萬勢難兼顧降思
其次乃有重刊之役以綿
前緒以貽後賢方策猶存
餼羊具在各守爾典慎固
吾圉庶志有舉莫廢之意

歟原書多訛字別體勢不
能全改延友詳校擇其甚
者更正之疑者闕之不可
改者仍之校既竣即以原
書貼板付鑄潤澤修明俟
諸君子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仲冬
中憲大夫權知福甯府事
會稽張其耀撰



重刊郡志後記

余既籌款影刊郡志將付
雕都人士言於余曰原板
多魯魚之外今參互而致
訂之勝於舊僂獲矣願其
中尚有關隘者不可以勿

福甯府志

重刊後記

一

正余亟請其說曰鄉先達

劉閣部中藻勝朝殉節之

名臣也向列諸忠義前太

守李公謂其抗拒

王師削而附諸祥異蓋屈抑

者百數十載於茲矣我公

扶持風教蓋及時而釐正
之其矐竊維桀犬吠堯各
為其主

聖諭昭彰矐閣部任明適丁陽
五艱難竭蹶始終一心其
馭軍有法士卒皆樂為用

福甯府志

重刊後記

二

尤能出奇制勝綜其生平

毫無遺議殉節後順治朝

特詔免追田產給留養弘雍正朝

詔修明史與錢肅樂鄭遵謙合傳

乾隆朝

賜謚烈愍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隆恩
曠典至再至三為臣子者應仰體
列祖教忠之至意悉力闡揚以厲

世而磨鈍敢以私意軒輕
其間乎遂允其請仍列忠
義加案語於祥異條並為

福甯府志

重刊後記

三

後記如右

福甯府志序

福甯界閩浙之交大海環
其南群山拱其北東西橫
亘藩維千里秦漢為閩中
地晉稱溫麻唐置縣名長溪
隸泉州郡宋曰福安元升縣

為州是稱福甯屬福州路
明初改為縣後升為州統福
安甯德為屬邑

國朝撫有區夏海甸艾安隨地
制宜初因其舊雍正十二年
經國治官畫疆分壤視向之

建牧立監設參傳伍陳設置
輔者晉秩為官而以分設之霞
浦福鼎壽甯福併隸焉所以器
責成重法守也

聖天子重熙累洽嘉惠元元教養
兼施網維具舉百數十年涵

儒漸摩益蒸黎樂利特歎盛
哉定方以來未有志即前州
志因修自前代神宗時者稽
今且二百年其間沿革廢興
損益利弊版冊雖存於書缺
有間矣歲丁丑蜀川李君來

守是邦政事克勤兼為博
採以舊志年遠弗詳見聞
湮失清增輯焉又明年庚辰
調任福州李君曰自我始之况
自我終之未敢褻為鄰封事
也爰復精心校讎閱十有幾

月書成而李君適以憂去以
橐致予且請為叙予閱以文
通之言曰修史之難莫難於
志鄭漁仲謂志者憲章之所
賴必老子典故然後能為夫
訂古證今徵文考獻不博則

不該不約則不法不嚴則不公
與夫疑信相參繁畧互著考
均弗易言福甯一郡山有南
金霍童川有藍溪蘄江勝
槩可枚舉也仰宦如王尹詹
揭諸公或治行卓尔或大節

炳然並堪不朽人物之盛如薛
令之楊復謝皋羽林莊敏諸
君子同人踵起表揚宜亟自是
志成而綜核精詳是以允協天
時地利之宜禮樂兵農之大民
藝物則之繁建置輕重之攸

燦然大備一按蹟而稽如身歷
如指掌也李君去矣後之觀
政采風者胥有取焉是有功
於福甯可為去後思也為序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九月吉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福建提
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三級
合署福建布政使司事新建
曹繩柱拜撰



福甯府志序

福甯去福州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界以重嶺環海三面形勢竒險為閩浙之左塞余庚辰秋奉命來閩司糧驛兼巡福州福甯二郡既考圖籍獨福州有志成於今

福甯府志

朱序

運使錢塘徐公而福甯缺如詢之則自前明神宗癸巳歲迄今百七十年無繼修者時福州太守捷為李君先自福甯移守於此間言曾手輯之有草本未成予勸君必成之然以為福

州首十郡日夜治事不得休豈

暇及此我今年春君謂予曰某親老矣忽忽將告歸顧前所為福甯府志幸已成書請及今刻之以備遺忘余怪問其故何成之易也則君於聽訟決簿暇數

福甯府志

朱序

漏刻燭不做手於他人如是者十餘月而竣可謂勤矣出而讀之詳核賅善凡言形勝利病若道其戶內井竈覩縷繡無闕於口者偉哉真李君一家言也昔太史公作史記歐陽子作

五代史司馬溫公作通鑑皆本末條貫出於一手近之為書者摠萃參伍無所折衷又志書往往作於當事開館延客歷歲而成帙前後舛迕者不可勝指若君之勇於著述斐然獨繼百七

十年之緒刻期於歲月誠不可及也君為官廉而愛人所在有聲聞人不知織君始教之養蠶樹桑行有利矣乃以憂去君喜吟哦題刻徧山石其天性所好異乎世之為吏者予尤嘉是書

之有功而成之獨勤也故為序以告後之覽者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仲冬月長至後一日

賜進士出身福建糧驛道分巡福州福甯二府兼管水利加一級紀

錄八次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朱珪撰

福甯府志序

志乘一書非第以備考核廣見聞已也自星辰分野山川疆理以及人才物產之類靡不詳稽具載則因天乘地宜民之政於是乎出福甯地轄五縣山海奧

區宋元明以來人才代起迨我國朝承平日久德教涵濡蒸蒸日上人文日盛獨志乘則自前明中葉以後修者闕如其舊本所紀散漫荒略不足徵信前守郡劍南李公以己卯歲來蒞茲土

整躬率屬凡農桑水利教化諸事纖志必舉尤念志書為政治沿革損益之原毅然以為已任博採廣詢網羅散失草稿甫就旋以善最調任福州治務滋劇初志不輟公餘退食即取一編

而釐訂之閱三載而志書始成出以示余余自庚辰來福甯代公守郡輶迹所經自郡城而郊野而屬邑見雉堞之巍然者僉曰此前守所封之築之者也水泉之汨然者曰此前守所疏之

濬之者也嘉木之蔚然者曰此
前守所培之植之者也見民之
涸樸士之秀良者曰此前守所
教之誨之者也方念 公典郡
年餘何以經理有條若此今觀
是書而知 公之措施輒效者

皆其察人情權土俗孳孳不倦
之所致也夫為政者因民治民
則通以我治民則格故五土之
劉柔異質即政治之張弛異宜
志乘既修則地利之肥瘠民情
之涸澆物類之生耗釐然在目

順其勢以導之而政次第舉矣
余甚喜是書之作我景行而得
以師 公之嘉績也若夫著述
之善詳而居要簡而能精則
公之苦心獨造堪垂不朽自為
有識者所共賞余又奚贅乎哉

乾隆壬午仲秋中憲大夫知福
建福甯府長白額爾金泰撰



福甯府志序

紀載之書所以傳信志乘其要
焉古今所稱風俗通寰宇記汝
南先賢襄陽耆舊等書不過史
氏之一隅而其文簡要其事精
覈識者避之沿及近世郡邑之

間志乘大備前明如王公慎中
趙公時春具有傳書康對山先
生武功一志尤推鴻寶要其所
長皆以簡要精覈為主福甯閩
越奧區瓊流襟帶翠巘揖讓珍
木蔚蒼磅礴鬱積之氣鍾為人

傑接踵比肩於其間蓋

聖世承平涵濡沐浴百有餘年海隅
山陬亦蕃然而成都會矣雍正
十二年大吏請於

朝升為府其地畝則由狹而廣其
戶口則由寡而眾其物產則由

嗇而豐其賦役則由簡而繁蒞
斯土者志乘之作莫先於此歲
已卯劍南李公來守是郡進
舊志而稽之散漫闕畧自明中
葉以後未有舉之者大懼典型
放佚載籍濶踈爰集諸生延者

舊朝攷夕究以采以輯閱再期
而始成時余方館於嵩山太守
嘗就商於余因得請而觀之深
喜是書之簡而要覈而精也余
曩時輶車四出周歷萬里所過
郡邑咸以志乘來質其完書固

多然亦有以遠望名山川以淫
祠列祀典以訛傳飾古蹟以別
籍入土著附會假借未嘗不心
怪之載觀是書提要必簡考覈
必精其事其文兩得之是足以
傳信矣抑余更有感焉今者太

守已移官福州視福甯直鄰封
耳視福甯事直後人事耳而太
守緣書自己作必欲成之絕不
以居官為傳舍是則太守行誼
之高為不可及也上比古人豈
獨在此區區文字間哉

乾隆二十七年歲序壬午孟夏
月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儒林郎翰林院編脩辦
院事提督陝西廣東湖南三省
學政甲子科廣西鄉試正考官
錢塘吳嗣富撰



福甯府志序

福甯古溫麻地也其太姥白鶴
討名勝為東南最又瀕於海極
臨觀之美賢士大夫生於此遊
於此仕宦於此者咸相與擬諸
形容紀之篇什余竊心焉慕之

然遠在海隅道途來往非傳舍
所必經山海之大登臨之樂終
以不獲一覽為恨昌黎有言倘
得一至其處竊寄自償所願焉
余亦抱此志久矣乾隆己卯隄
為李君峨峰以名進士來守

是郡政通人和百廢具理因舊
志殘缺遂舉而修之事未集又
移官福州太守不欲以垂成之
功虧於一篲又不欲以當官之
事諉諸後人廼携而之新任手
披口授是斷是度如是者三載

書乃成出以示余余維郡有志
亦鄉國之史所闕匪細其賢才
之生後之人所由驗盛衰也其
都邑之建後之人所由稽沿革
也其戶口之算後之人所由計
贏縮也其物產之宜後之人所

由徵蓄聚也其城郭祠宇廨舍
闕梁之分布後之人所由原其
始而要其成也作者詳或失之
濫簡或失之略私或失之去取
不得其當如是志法廢矣載觀
是編繁簡取舍各得其則豈不

洋洋乎大觀也哉公餘休暇陳
而觀之皎若列眉燦然在目如
立我於太姥之上飄然欲振衣
而御風如置我於大海之濱浩
然欲浮槎而破浪誠足以當卧
遊矣宿願亦藉以一慰也遂書

而弁諸簡端

乾隆壬午仲秋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署福建按察
使司鹽法道加三級紀錄二十
次錢塘徐景熹撰



福甯府志序

夫志者紀事之書實致治之書也古人有不敝之心乃有不敝之政因以成不敝之書禹貢周禮左國史漢其皆古志之流乎晉魏而後風俗寰宇先賢耆舊

作者繁興郡縣因以作志雖轉相祖述已成習徑然而別類分門旁搜遠紹凡制度之沿革政教之張弛戶口之登耗人才之盛衰靡不權輿於是蓋其重哉我

皇上位育中和典章明備教養興禁定為課最猗欵盛哉至治之極軌也閩省在京師東南萬里沐浴

聖化比於鄒魯福甯溫麻故地密通省會設府以來統屬五縣列於

十閩聲明文物與福州埒而撫茲志乘抱殘守匱曾無過問甚非所以傳鴻烈而昭來許也乾隆己卯之春余奉

命守郡將欲興衰舉墜取州志而披閱之已成殘篇蠹簡自前明隆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萬以後未修者一百六十餘年
悵望河山長空浩浩欲問遺事
而故老無存為太息者久之爰
日督諸令長治城垣修水利勸
農桑興教化又以其暇日集郡
邑諸生徵文考獻網羅散失期

年之間事既成理稿亦粗就方
欲刪繁削複勒成一書而已調
任福州矣福州故繁劇簿書期
會倥傯旁午握管欲書而中輟
者數四每夜闌燭跋意倦神疲
猶賈勇為之如是者再逾年而

府志乃成夫所貴乎志者非徒
誇富麗侈靈輿之謂實有不敝
之道無窮之治焉昔余為諸生
時嘗遐稽遠覽謂人之治天下
如治其家然田園廬舍糗糧儲
蓄宜周知其處而預為之所每

怪長吏緣飾文誥張皇訟獄而
教養大政闕焉弗舉又或竝其
獄訟而荒之安能有餘及於他
政故夫志之不可以已也非為
俗吏設也以郡邑之大人民之
衆將欲正本清源興舉大政周

知其故而敷錫之舍此固無由耳曩者余在楚北嘗三任縣令一佐郡治所至輒披覽志乘講求利弊凡諸興除娓娓若家人事長陽一志於物產水利學校倉儲紀載特詳自序謂長邑編

小如窶人子自數家珍雖涉蕪陋未足為愧夫布帛菽粟原以適用為貴苟有益於民生佳麥良蠶皆登寶錄豈必爭奇鬪巧始盡作志之能事乎今且覩然作郡矣既以治家者治邑即以

治邑者治郡非有二也甯地濱海其士樸而民淳徒以生計微薄利源未啟民性未復雖早夜勤思多方董勸而有司奉行未能即達自視所為不如作令時遠甚然私心自矢結習未忘每

巡行屬邑遇水泉流行必曰此可以資灌溉藝黍稷者也遇山原高廣必曰此可以教種樹供蠶織者也遇官民積貯必曰此可以謹蓋歲備旱潦者也至於士女廉貞子弟俊異又必曰此

可以升揚孝秀振起頑懦者也
凡所為均其蓄洩課其勤惰權
其豐凶樹其標準者一一經營
而未敢安即今含毫濡墨心遊
目想滿志躊躇樂且忘倦雖復
一家非之一國非之豈有悔哉

嗟乎一日之志千世之治所由
傳千世之治所由啟也井疆猶
是婦子依然前人為之而效後
人為之而亦效政以人立道不
虛行此物此志耳惟是力小任
重地廣才疎甫試鉛刀旋即更

調不獲與都人士共相砥礪導
揚至治中心繾綣曷其有極所
冀後之君子策勵壯猷潤色鴻
篇補所未逮使山川草木亦煥
然炳蔚以仰贊

聖天子隆平之治而成不刊之書則

治法道法一以貫之豈直與汝
南襄陽等編同備一方之見聞
已哉時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閏五月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知福建福
甯府事今調福州府知府兼理

海防隨帶加三級紀錄八次劍
南李拔撰於榕城官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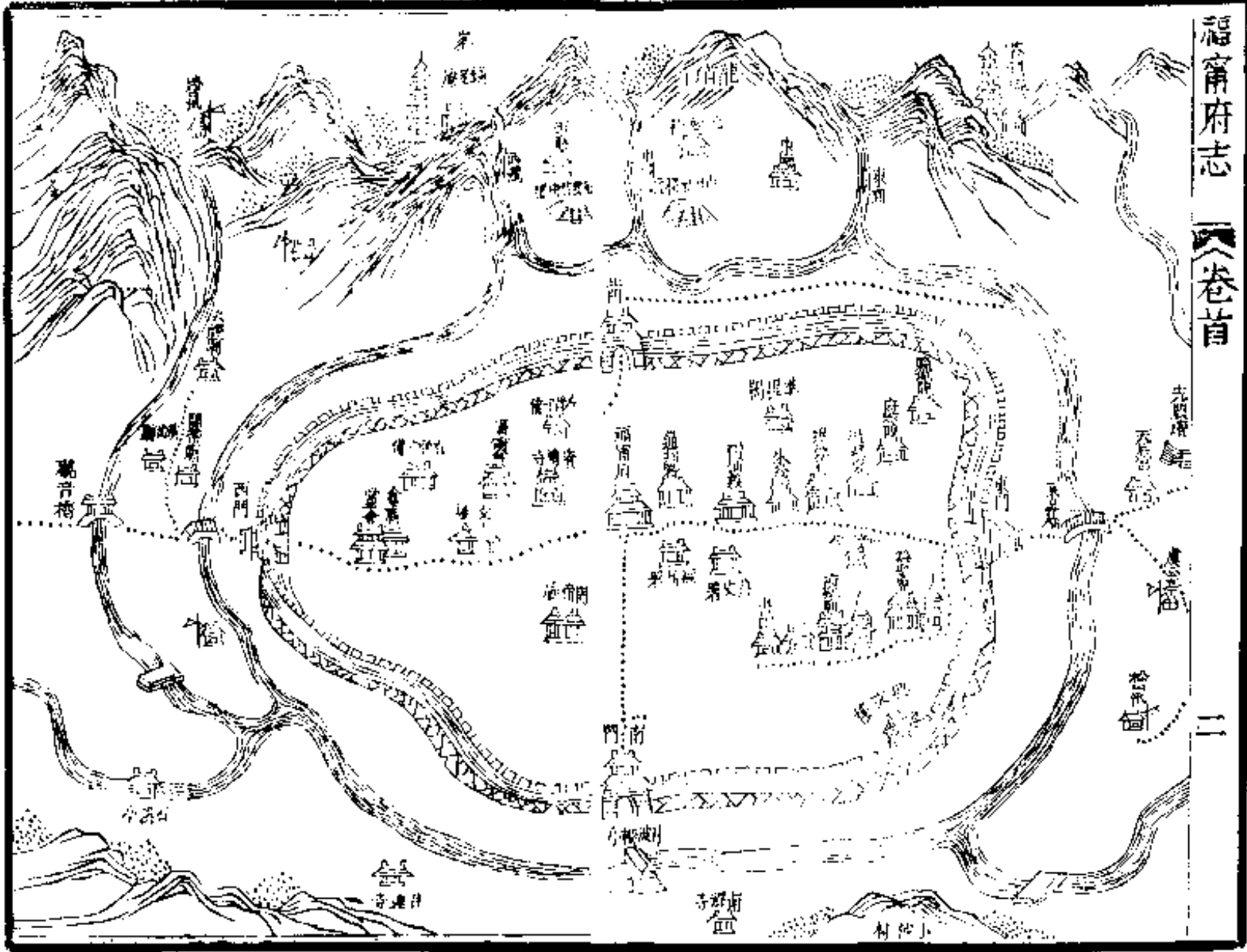


福甯府五縣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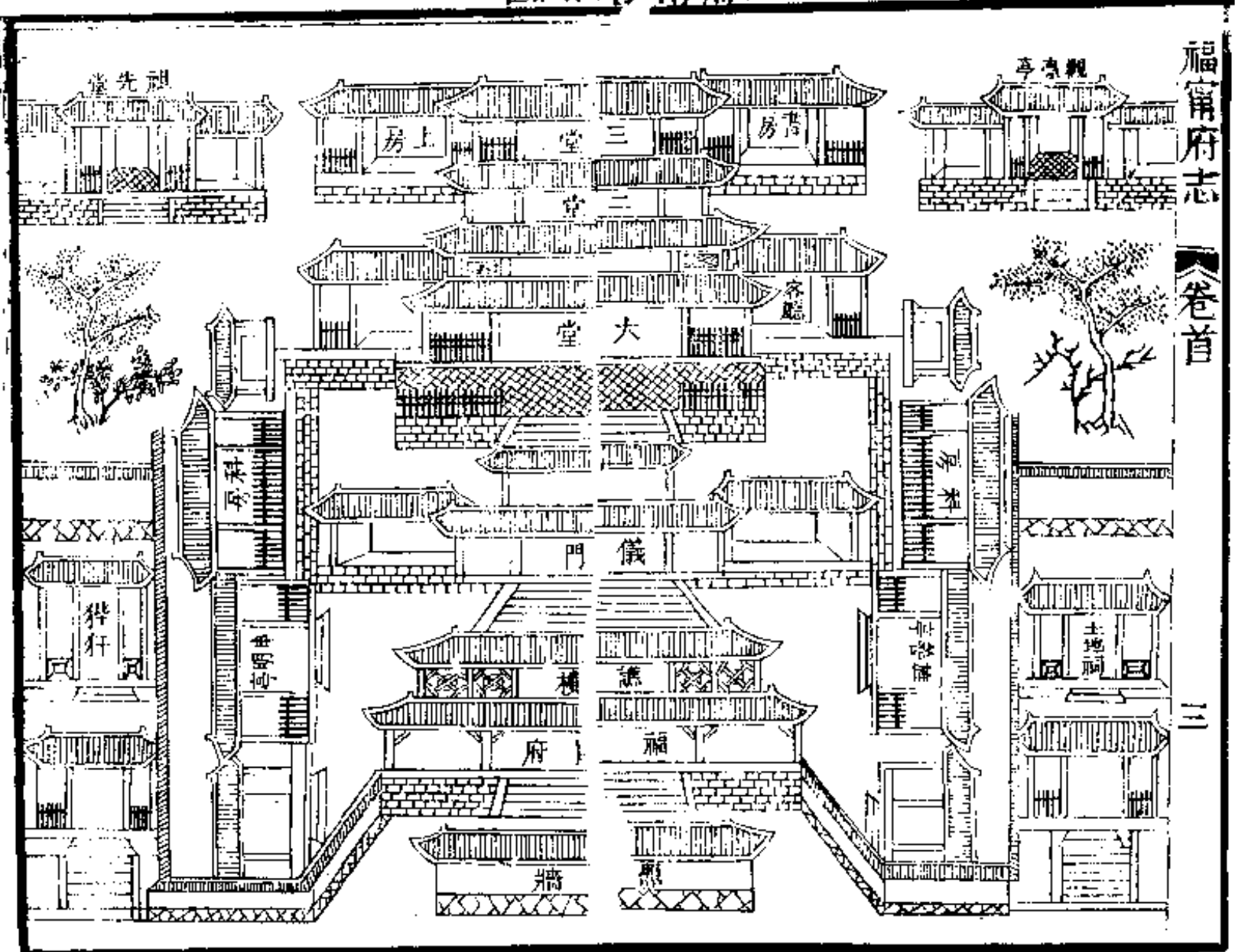
福甯府五縣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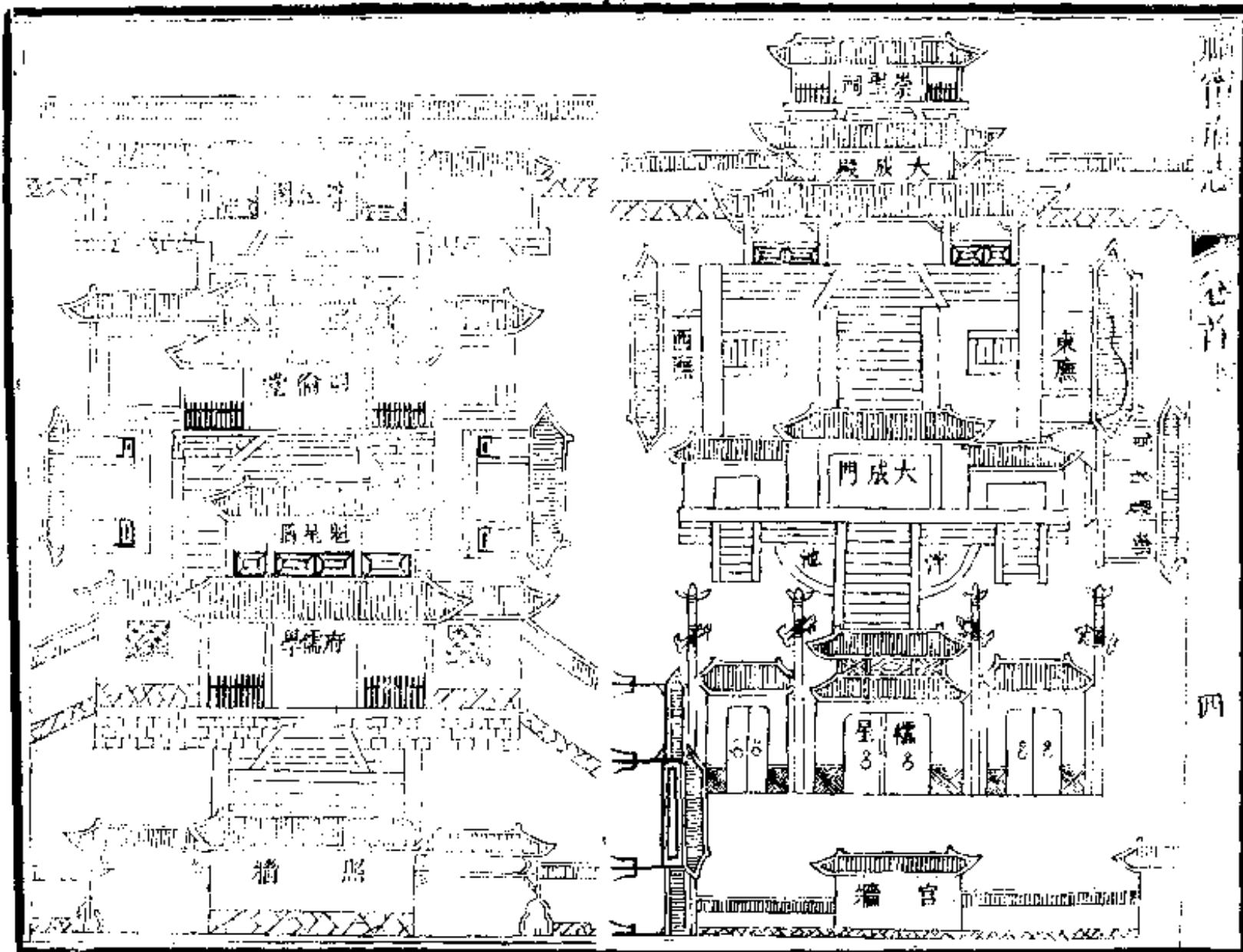
福甯府城圖



福甯府府圖



文廟學宮圖



霞浦縣疆域圖

